

文苑漫步

——大学语言文学教育论集

WENYUAN MANBU
DAXUE YUYAN WENXUE JIAOYU LUNJI

吴伟凡 李培涛 〇 主编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

文苑漫步

——大学语言文学教育论集

WENYUAN MANBU
DAXUE YUYAN WENXUE JIAOYU LUNJI

吴伟凡 李培涛 ◎ 主编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苑漫步:大学语言文学教育论集/吴伟凡,李培涛主编.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8

ISBN 978-7-5638-2506-6

I. ①文… II. ①吴…②李… III. ①语言学—教学研究—高等学校—文集
IV. ①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96081号

文苑漫步——大学语言文学教育论集

吴伟凡 李培涛 主编

责任编辑 景 东

封面设计 孙雨扬

出版发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邮编 100026)

电 话 (010)65976483 65065761 65071505(传真)

网 址 <http://www.sjmcbs.com>

E-mail publish@cueb.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服务部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168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38-2506-6/H·175

定 价 27.00元

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责任编辑：景 东
封面设计：孙雨杨

序 言

语文是一门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汉语为民族共同语的局面,汉语文成为承载民族文明、积淀民族历史、历练民族智慧、颐养民族休息的重要信息系统,也是中华民族植根壮大、凝聚心神的厚重土壤。大学阶段的汉语言文学教育是在深层进行的确认文化身份、成就文化沟通、巩固文化认同、培育民族精神进而培育国家栋梁的教育。

未来的发展中,需要我们的青年中产生各种各样高素质的专门人才,不仅有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企业家,还要有在各类国际组织、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的政治家、活动家。他们既要能站在世界科学技术的前沿,又要能深深扎根在人文学科的文化土壤里。因此,继续重视和真正确立语文学科在高等教育中的基础地位十分重要。在教育改革与时俱进的新时期,如何继续发挥语文学科在综合科学研究中的整合和渗透功能,实现 21 世纪所赋予的“扮演好教育角色”的历史使命,这是语文教育与语文教学将继续思考的任务。

本书作者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系从事语言、文化与文学教学的教师为主。教师们占据各自的专业领域,在传统或现代的语文大平台上,以育人为目的,以育才为动力,从不同维度参与学术研究传达教学心得,这是我们的使命和快乐。本论文集既有微观作品的品赏分析,也有宏观理论问题的探寻论证。感谢学校学院领导的关怀与支持,感谢老师与文化作者们的智慧奉献。

子曰:“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愿我们永远共勉。

编 者

2016 年 5 月 1 日

目 录

上编 奇文共欣赏

从儒文化视角看《红楼梦》宝玉之谶在守正中的出奇	吴伟凡 (3)
《葬花吟》的美哲学意味	吴伟凡 (7)
萧红小说的悲剧主题意蕴	司新丽 (12)
人性的探索——解析沈从文小说的思想内容	司新丽 (16)
冷静叙说下的生命探索——读李永生《故里奇谭》系列笔记体 小说	司新丽 (20)
作为元开国小说的《青史演义》	彭利芝 (23)
《痛史》与《元史演义》的双重变奏	彭利芝 (27)
问世间情是何物——《红楼梦》十大爱情悲剧赏析	子 卉 (32)
文坛上的拿破仑——巴尔扎克和他的创作	朱 琳 (40)
执拗的西绪弗斯——卡夫卡和他的创作	朱 琳 (45)
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赏析	赵建梅 (51)
苏轼《洞仙歌》“冰肌玉骨”赏析	赵建梅 (55)
姜夔《暗香》《疏影》赏析	赵建梅 (59)

下编 疑义相与析

过于耀眼的光——论柏拉图强德性论伦理学	何 磊 (65)
福柯·哲学·殉道	何 磊 (70)
新媒体环境对大学生写作的影响和应对策略	朱 琳 (75)
论高校专业课程群建设——以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为例	何 磊 (83)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现代汉语语法课程改革漫谈	李培涛 (89)
中文微博研究综述	李培涛 (94)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古典文学课程定位及体系建设思考	赵建梅 (100)
在任务与情景中构建“演讲与口才”活课堂	吴伟凡 (104)

通过毕业论文指导提升大学生实践能力与规范意识	张小乐 (109)
高校图书馆助推全民阅读对策	杨连长 (113)
如何学习古代汉语	顾 明 (117)
如何学习现代汉语	顾 明 (132)
哲学家治疗疾病的故事	何 磊 (148)

上编 奇文共欣赏



从儒文化视角看《红楼梦》宝玉之诔在守正中的出奇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 吴伟凡

洋洋洒洒几千言的《芙蓉女儿诔》见于《红楼梦》第七十八回,是贾宝玉祭奠丫鬟晴雯时创作的一篇诔文。从儒家文化的视角审视此小说中的美文,我们会感受到作者的文化理念在守旧与出奇的平衡与倾斜中充满强劲的创造力与思想力。

一、作意出奇

诔文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祭悼死者的特殊文体。“诔”,从言,耒声,累列死者生时行迹,生者读之以为作谥,相当于今天的悼词。生死问题,是人类一切文化都无法回避并必须回答的问题。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不仅对此有系列的理论观点,也有自己的特殊实践。儒家文化虽然重生轻死(鬼神),但因视婚丧嫁娶为现实人生的系列,所以对死亡及其文化习俗十分重视。这也出于儒家天地和谐理念与现实实践理性的要求。首先,儒家和谐观认为“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人合一是个体追求的终极目标,人生时受惠于天地,死后回归于天地,这是理所当然。丧葬文化成为一种独特的追求天地人和谐的民族文化。其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尤其重视以德化人,即所谓的礼乐教化与王道理想在社会影响中的作用。丧葬作为民族文化习俗的重要部分,在儒家文化仪式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社会意义,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丧葬礼仪不但为生者提供了一个可以寄托、缅怀、纪念逝者的场所,同时呈现了以德化人的在场表演。古代伦常观念中十分重视上下尊卑,“诔”的特色是只能用作“上对下”“尊对卑”,而示已伤悼之情。所以宝玉为晴雯作诔,是在守正。然而,作为尊者,对“卑微”的丫头晴雯实是不必作诔的,但出于情感的需要,宝玉在尊重社会礼仪框架的习俗中最终既突破了框架,又表达了突破框架的出奇情感。

作者在诔文中表现出鲜明的爱憎态度,对这个“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的边缘人没有丝毫轻视和怠慢,而是满腔赞颂,把她奉为神灵和尊者,歌颂其美貌聪明,肯定其价值意义,使人性的温暖在奴婢身上复苏,使神性的光辉在底层人群显现,在平等、公正的人性期待中给予人们超前的启迪与惊心夺魄的力量。

同时,对封建家长主持下的恶的势力对人性和生命的无端摧残表达了强烈的憎恶,对诗书礼仪之家的伪饰与残忍表达了由衷的惊诧与痛恨。

私有制在唐、宋达到封建社会的高峰,至清朝,则既掀开了最后时刻的鼎盛篇章,也开始了物极必反的自我否定。随着阶级对立的日趋严重,专制与暴虐成了统治者的唯一选择。相对于整个社会的专制与暴虐,《红楼梦》中的贾府,似为独树一帜的斯文之邦,一派歌舞升平、温良敦厚之景。在这相对宽厚的环境里,晴雯不愿离开,袭人、司棋、金钏等也不愿离开。“太太要打骂,只管发落,别叫我出去就是天恩了。”(第三十回金钏语)然而,奴婢们不知,相对温情的面纱一旦被揭起,则是阶级对立的现实与礼仪持家的压迫。不仅如此,在贾府冠冕堂皇的内里,整个家族已经腐朽堕落,濒临衰亡解体的边缘。万千农民的血汗奉养的主子们恰是一群游手好闲的寄生虫。“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第二回)从上到下人心惶惶,下人们亦在等级制的相互倾轧中层层相压、苟且度日。他们虽然没有直面“立毙杖下”的残忍,公然大骂主子的焦大也只是被捆起来塞一嘴马粪,却仍在软硬夹缝中迎受着晴雯等一条条生命的残破。宝玉在件件血泪的事实面前深刻感受到现实的冷酷与冷峻。“钳谈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愤慨之心借晴雯之死充溢笔端、高昂激烈。

二、情感出奇

全文第一段写做谏的时间地点及原因,是谏文之序。后从“女儿曩生之昔”始以无比珍贵和歌颂的口吻叙死者生平之品格与事迹。“噫!女儿曩生之昔,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先正写其“嫫嫫”与“惠德”,后以群恶对其的打击、排挤反照其出类拔萃之高洁、美好与被摧残之委屈、凋零。

接写自己与她一起生活的温馨回忆与无限哀思:“眉黛烟青,昨犹我画;指环玉冷,今倩谁温?”再写对其怀恨死去的无比惋惜与怀念之情:“连天衰草,岂独蒹葭;匝地悲声,无非蟋蟀。”“红绡帐里,公子情深;黄土垄中,女儿命薄。”宝玉对晴雯之情特殊而深切,与对黛玉的感情同中有异,在面对同样灵魂的时刻,他写来直率大胆而毫无忌讳。

再写听闻上帝垂旌,晴雯死后管辖芙蓉,自己认为很有道理的原因,并为成为芙蓉花神的晴雯做楚风招魂歌——天地如此之苍茫宽阔啊,神灵驾驭着鸾凤、披拂着香草,穿过高云,期待畅通,使风神赶车,追寻恍惚所盼。我心忧伤而活,你却安然长卧……

最后一段写我的想象与祭悼：在别样世界，你寂静而安处，有众神陪伴左右，神物也彰显着无尽的灵气。那神仙居住的地方烟雾缭绕、若隐若现，清澈无尘，星月朗照，令我无限怅惘，涕泪哀伤……

此诗表达了宝玉对晴雯深挚亲密的感情和怀念。宝玉之所以因人而谏，不只是由于晴雯眉眼像黛玉，长相出奇好，主要的原因应是晴雯鲜活泼辣、冰雪聪明，照顾宝玉的起居生活五年多，与宝玉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她不像袭人那样婆婆妈妈，与封建家长如出一辙地劝阻宝玉走仕途经济之路，却和林妹妹一样挂心宝玉内在的喜怒哀乐，一幅天真率性的品格，其中，“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就是十分经典的个性故事。正是她的出色与脱俗，才被王善保家的诬陷，使王夫人主观以为她是宝玉身边的狐狸精，有带坏宝玉的危险。她被一声叱喝赶出贾府后不久，在表兄家生病死去。宝玉不禁悲从中来，因小丫鬟信口胡诌说晴雯死后作了芙蓉花神，这正好称了宝玉之意，就以满腔真挚的感情为芙蓉女儿提笔作谏。晋代陆机《文赋》述文体之特点说：谏缠绵而凄怆。作品信笔挥洒，情感百般缠绵、凄怆万状，正应谏文特点。

三、寄托出奇

此诗有“喜则以文为戏，悲则以言志痛”的特点。言在近而远，旨亦在远近之间。我们读到谏文在文字上借用得最多的是屈原的《离骚》，这并非偶然。《离骚》的美人香草实际上是屈原用以表达政治理想的特殊方式。曹雪芹作为一个谙熟楚骚传统的文人，在清代文网严厉的特殊时刻，对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深恶痛绝，他逆流而动，“不稀罕那功名”，“不为世人观阅称赞”，对社会政治的残酷和人伦基石的伪饰有深刻的洞察和认识，为刺痛和批判，只有隐真意于玩文，借师古而远罪，表面上写儿女悼亡之情，却多用贾谊、鲧、石崇、嵇康等在政治斗争中遭祸人物的典故，所谓“高标见嫉，闺帏恨比长沙”之类的句子便是。在晴雯不幸的遭遇中，作者深深寄托着自己对现实政治压迫人才的感慨。表面上是写女子，实际上是对才智之士被迫害的现实寄意指摘与批判。“固鬼蜮之为灾，岂神灵之有妒？”由于作者不可能本质地认识封建制度的性质，所以，他既不能了解那些他加以类比的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受到排挤打击者，与一个命运悲惨的女奴之间所存在着的阶级区别，也根本无法理解邪恶势力就产生于这一制度的本身，要扫荡食人者，荡涤这人肉的宴席，根本改变人才的生存环境，就必须从根本上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

谏文末段竟像屈原般热烈而悲慨地唱道：那美丽的世界、美好的制度与美丽的

人性、美妙的生存多么令人神往,听听招魂歌是如何将这遥远真切的神往诗意讴歌的吧:天空为什么这样苍茫啊!是你驾着玉龙在天穹遨游吗?大地为什么这样辽阔啊!是你乘着象车降临九泉吗?看那玉伞多么绚烂,有你所骑的星星的光芒吗?看那装饰着羽毛的华盖铺排开路啊,有星星卫护着你两旁吗?让云神作为侍从随行啊,你望着那给月亮赶车的神来送你走吗?倾听着车轴咿呀歌唱啊,那是你驾着鸾凤出游吗?闻到浓郁的香气飘来啊,是你把杜衡结联成佩带吗?衣裙美丽得闪烁耀眼啊,你还把明月雕镂成耳坠了吗?借茂盛的花枝作为祭坛啊,是你用香油点燃了火焰吗?在葫芦上雕刻花纹当饮器啊,是你在酌醇酒饮桂浆吗?放眼凝视啊望断天上的云烟。我仿佛查看到了什么,俯首向深远的地方而倾听侧耳啊,我恍惚耳有所闻。与广袤无边的地方相约真愿没有阻挡,怎忍心把我抛弃在这尘世上!请风神为我赶车吧,你能带着我携手同归吗?我心为此而无限感慨啊,空哀号而为什么呢?你安静地长眠不醒了啊,难道是天命变幻成为这样?既然在墓穴里是如此安稳啊,你又何必要化仙而去?我今天仿佛还身受桎梏而像是累赘啊,愿你的魂魄有所感应而朝我前来。来吧,别再走去。你快快来吧!

《芙蓉女儿诔》作为贾宝玉写给晴雯的纪念抒情文字,表达了作者对身为下贱却精神高贵的晴雯的深厚感情,明里是祭奠她,暗地里也可以使我们感受到另外一个同样高贵的灵魂林黛玉的存在,因为在第六十三回,黛玉占花名为芙蓉:“莫怨东风当自嗟”。我们毋宁说这篇《芙蓉女儿诔》是写给晴雯和林黛玉两个人的。作者不过是想通过此诔说明,只要是如此的灵魂,无论地位贵或贱,都会被这个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社会恶势力所摧毁,也都是宝玉所最痛惜的现实。

作者通过把诔文的旧形式融入骚体的抒情,激愤地批判了社会的不公,为晴雯、黛玉这样的人格和精神激情讴歌,呼唤历史上屈原、贾谊般美好与纯洁的个性与执着的品格,并为封建社会毁灭这样超尘拔俗的灵魂鸣不平、放悲歌。作者在守正与出奇的对立统一中,不仅承传了传统文化,又创造了新的文化精神。

《葬花吟》的美哲学意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 吴伟凡

《葬花吟》见于《红楼梦》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是作者借林黛玉之思吟诵的一首古体诗，也是林黛玉感叹身世遭遇、暴露人物心事、直击人物心灵、塑造人物个性的代表作，更是曹雪芹借以塑造这一核心艺术形象、表现作者生命感慨和终极意义追问的重要诗篇。小说中的黛玉在怡红院受了“闭门羹”的刺激，回到潇湘馆双手抱膝、两眼含泪一直坐到二更多天。第二天是芒种节，大观园的姑娘们用柳条编成轿马等各种物件祭奠花神，满园之内秀带飘飘，热闹非凡，只有黛玉一人躲开众人的热情和喧嚣，默默来到和宝玉共同葬花的花冢前，边葬花，边哭泣，将内心的各种感受通过诗歌尽情倾吐。尤其重要的是，作者借助传统闺怨、伤春的题材，像唐朝诗人一样且歌且吟，利用诗歌特有的形象而有思致的意味，不仅用力摹写黛玉的内心世界，更将黛玉的生命悲情引向人生，把个体的悲剧与人类整体的悲情结合熔铸起来，在美的期待与美被摧残的命运悲戚中，把人生的悲喜世界和红楼的沁芳意境上升到了美哲学的高度。

一、景情之际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诗歌一开篇以黛玉眼中春天的凋残景象入题，用其对一切倾心怜惜的一颗特殊心灵展开深细的情思。那是美好就要消逝的时刻。风静静地冲撞着天空和树木，树上的花瓣像雨一样飘起又落下。“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这是描写抒情：温暖柔软的气息灌满着美丽的空间，无论在水榭还是在闺阁，游丝和落絮的身姿里体现着春天最后的律动。“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这是拟人抒情：万物有常亦有时，春来化雪，春暮落花，柳丝榆荚、桃花李花，该荣则荣，该谢则谢。自然界中的生物在各自的自然中展示着不同的生命规律……“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承上，在春天最后的柔软和温馨里，即便是景物，也暗藏着物竞天择、各占其时的残酷感。谁感受到了这一切呢？谁能怜惜那一片粉红的破碎和清新浓郁的香味代表的美好的消

散呢?在景物的描述中,诗歌从点到面,引出了美好主体的抒情形象:“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着处;手把花锄出秀帘,忍踏落花来复去。”面对万般景物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愁绪满怀又性灵锐敏的诗人黛玉,她正以世间最多情且最善美的人性去体谅万物的生死与轮转,去感受人世的冷暖与悲喜。“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这是用比喻直接抒情:年年岁岁的时日,像有刀剑在逼迫,真是充满风霜感的严酷的日子。“独倚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这是用动作抒情:内心的忧伤太深沉了,以至于哭得站不稳,要依靠花锄的支撑。泪洒在空空的枝条上,颜色变得仿佛落上血一般。“杜鹃无语正黄昏,荷锄归去掩重门。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怪奴底事倍伤神,半为怜春半恼春。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这是用事抒情:黄昏来临,荷锄归去,青灯照壁,冷雨敲窗,孤独自思,无语悲发。诗句景情渗透、物我交融,伤春之情奔涌澎湃,孤独之慨恣肆如潮。“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这是用人格抒情:诗歌所强调的质不只是贞操,更是人生观、世界观中与污淖、丑恶不相融合的人格和情操问题。“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这是对照映衬式的抒情:写人与花的互慰、互懂和互怜互诉。《葬花词》由于以花喻己,使黛玉成为美的化身,成为质本与净土的价值追求符号,使具体的抒情上升为哲学的抒情,在情景的互渗中编织了意义特殊的诗歌文本,在《红楼梦》中成为有哲思的美丽诗歌之一。

二、虚实之间

《葬花吟》抒情淋漓尽致、缠绵深切,构成独特的美哲学意境,其虚实相间的艺术想象空间是令读者联想不已、升华不已的重要路径。作为抒情主体的黛玉所吟咏、所怜惜、所埋葬、所哀叹之花既是实在之花,又另有所指。以花喻己的抒情已不是局部的概念,而有整体的意味。

《红楼梦》与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中既有对花的具体描写,也有许多独具匠心的关联,如把花与书中青春美丽的女子关联起来,把花赋予了象征意义,“千红”“万艳”的比喻即是。如果说书中的女子便是一朵朵有意味的花,黛玉则是开得最惊艳、最美丽的一朵“仙”花。她不仅在神话世界是“绛珠仙草”,第五回《枉凝眉》中也用诗词暗示黛玉是“阆苑仙葩”,“阆苑”是仙人的园林,“仙葩”即仙花。从第六十二回可知,她是二月十二日出生,这一天恰是古代的“花朝节”,即是百花的生日。从出生日看,黛玉也是花的结晶、花的使者。

在《红楼梦》的很多章回中,作者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花与黛玉联系在一起。

“花”贯穿全书的始终,黛玉也始终与花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在第二十三回,林黛玉经过梨香院,听到里面戏子唱“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不禁细品其中“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花的比喻、花的联想使黛玉感同身受,于是才“心动神摇”,因为“花”仿佛就是自己的化身。在第三十八回,探春发起海棠诗社,黛玉则是以“花”命名的诗社中最出色的诗人。不论《咏菊》《问菊》,还是《梦菊》,都有通过菊花托物言志、人花一体的特征。尤其是“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一句,以花喻己,写出了黛玉内心的处境和哀愁。第七十回黛玉重建桃花社,“桃花行”末尾两句:“憔悴花遮憔悴人,花飞人倦易黄昏。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拢空月痕。”在花人一体中慨叹了命运的不堪和心灵的憔悴。更能表现黛玉人花一体、人花同感同悲的则是在第七十七回,黛玉和湘云联诗。湘云出“寒塘渡鹤影”,黛玉对“冷月葬花魂”。何等的悲凉和凄伤。黛玉是以生命和灵魂在写诗,是写诗的最高境界。而剖白自己灵魂、死也要玉洁冰清的理想,正是以花来成就的。可以说“葬花”是《红楼梦》美好不可避免、青春终将凋谢的主题的最强音。众花陨落的见证者,就是贾宝玉。黛玉及其众女子都是终将被“埋葬”的美丽花朵,而以黛玉为最凄婉、最惨烈的被毁灭的代表。所以,《葬花词》有“质本洁来还洁去”“花落人亡两不知”之语,哀音满怀中既是写花的质:更是写人的质,既是花懂人,更是人惜花;既是实写,更是虚写,所谓虚实相生之间把全诗的意境世界构筑得汗漫缥缈、美丽非凡。清人明义《题红楼梦》诗里说:“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不自知。”黛玉这首抒情诗,确是其命运的谶语。作者曹雪芹通过这首葬花辞欲为黛玉悲哭,同时也为“千红一哭”,为“万艳同悲”。

三、象意之交

本诗以葬花为核心意象。葬花意象清新动人,婉转惊人,却并非曹雪芹原创。初唐刘希夷《代悲白头翁》中有“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之意;明唐伯虎有将牡丹花“盛以锦囊,葬于药栏东畔”之事;清纳兰性德《饮水词》中也有“一宵冷雨葬名花”之词,雪芹祖父曹寅更有“百年孤冢葬桃花”的诗句。这些都能启发作者的美感构思和人生想象,也都足以让曹雪芹在创作《葬花吟》上取法利用。但《红楼梦》一经问世,黛玉葬花就全面取代了以前类似的种种描述文字,可见其艺术上的成功。俞平伯先生在《唐六如与林黛玉》一文中,曾分别列举唐伯虎《六如集》中的《落花诗》《花下酌酒歌》《桃花庵歌》等诗,与《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葬花吟》与《桃花行》两诗进行比较和对照,指出林黛玉的《葬花吟》和《桃花行》均借鉴了唐伯虎《六如集》中咏桃花的诗作和意象,并指

出：“《红楼梦》虽是部奇书，却也不是劈空而来的奇书。他底有所因，有所本，并不足以损他底声价，反可以形成真的伟大。古语所谓‘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正足以移作《红楼梦》底赞语。”^①诚然。

黛玉虽然是富贵之家的千金小姐，却又是寄人篱下的孤独少女；锦衣玉食的物质生活满足不了她的精神期盼和爱情追求；虽有宝玉作为她神交的情人，却对未来生活毫无把握和信心；虽然孤高自许，目下无尘，却又偏偏生活在荣国府这样一个“泥淖”“沟渠”之中。她所热烈追求的，偏偏是她所处的生活环境所不能容许的，因此，铸成了她多愁善感的个性和悲剧性的命运结局。她将如一朵馨香娇嫩的花朵，悄悄地开放，又将在狂风骤雨中被折磨得枝枯叶败，零落成泥。她以自己的生命直觉感悟着未知的一切，放大着生命的悲情，也情不自禁地挣扎着、抗争着。故而这首诗并非哀音满怀、伤心凄恻，其中，仍然寄寓着一种决绝不平之气。无论是“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还是“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都寄有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愤懑之情。而“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简直就是对时空环境不理想、现实世界冷酷无情的控诉。“愿奴肋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则是在挣扎和抗争中幻想、憧憬那自由幸福而不可得的净土，其间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愿受辱被污、不甘低头屈服的孤傲不阿的性格使这首诗的意义鲜明起来，增厚了它的思想价值。洋洋洒洒 52 句的葬花辞，的确字字句句都与黛玉这个苦命的少女的命运和个性融合在一起，它泪和血凝、如泣如诉，成为独步古今的“黛玉咏叹调”，与“葬花”意象的缠绵、凄伤和别致、深情紧密相关。曹雪芹不仅沿用了“葬花”意象，还与林黛玉一起，通过个性和情节的贯通联想，细化和发展了这个意象——为落花缝锦囊，为落花埋香冢，成就了一个在春天凋残意象群中，肩荷香锄、为花悲哭作诗，与花缠绵、共语的抒情主人公。这样的意象与意象群写在这个多愁善感、才华横溢的少女身上，从荒唐变成可以理解，因为作者把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融为一体，是独一无二的曹雪芹式的表现手法。古语说：春女怨，秋士悲。黛玉就是在百花凋落的暮春时节拟就这首葬花辞。葬花，既是怜惜花的凋落，更是埋葬一腔美好，对异己的世界表达一种愤慨，一种绝望。所以，在核心意象中包含着黛玉的个体之情——孤独与悲伤，更蕴含了作者的宇宙之思——人类求美的思想和意志。

① 俞平伯. 俞平伯说红楼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04.